



芝園集卷之十

族譜目錄

義例第一

世錄第三

內傳第五

族約第七

世系第二

世傳第四

特志第六



芝園集卷之十一

七

族譜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言寡圖之害也故斥鷃

栖栖不出蓬蒿間而鷓鴣日圖南萬里澤雉五步一

飲十步一啄至足矣而鳳皇乃翔於千仞之上此由

受形細大不同故為計殊爾今夫世之人抱智稱才

者何限丘金積玉被綺縠文繡日引醇濃肥臄以膏

腑腸第宅土田雄於里黨此其心志耳目何弗厭足

者哉而燕翼詒謀之道顧罔有徵焉故有朝倚頓而

莫窶乞祖父為卿相羔奕馳駟馬而子孫衣懸鶉偃



樞爲廝養士此豈非寡圖之過耶傳有之曰有禮則
安無禮則危斯善敗之本隆替之途也故明本支之
義崇敦睦之風溯往古之緒弘來裔之摹誠不可已
矣予爲是慮故覽繹家乘搜撫見聞殫思闡例著爲
族譜七篇夫譜以明作者之意鏡得失之林非苟文
具已矣於是作義例第一親親踈踈本本支支而後
人道備於是作世系第二修短異數窮達異途婚娶
異族男女生息異齊瘞埋異地雖百世不可不知也
於是作世錄第三述臧否之跡昭勸懲之典愬人貞
士受褒美於身後而不以爲幸狂夫悍子蒙刺姍於

九泉而不以爲憾他人想其餘風子孫聞其咳唾雖
有愛憎莫能損益於是作世傳第四闡行旣修陰教
攸章貞節可表黷亂斯化鵲巢柏舟所從來遠矣於
是作內傳第五生有封錫死有贈祭以昭潛德以荅
膚功在家可以勸孝在國可以勸忠斯君子所不廢
也於是作特志第六夫譜所以合族章教務遠回辟
也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否者無方之民故譜之
於約其義一也於是作族約第七時徹曰甚哉譜之
爲教之大也本始既昭愛敬生矣九族有章親踈著
矣燕享慶唁有節禮讓興矣履行咸叙而風厲出矣

故一物而衆善備者其譜于族之謂也槎湖張氏寔自原一府君始其源流所自無可考證今不復傳會
義例第一

大宗一百世宗之小宗有四繼禰之宗親兄弟宗之繼祖之宗從兄弟宗之繼曾祖之宗再從兄弟宗之繼高祖之宗三從兄弟宗之

始祖祖其可知者而已不可知而祖之是教之二本也吾張氏可知者自原一府君始矣

凡子生三日告于宗長而書其行彌月抱之以見於廟及宗長女亦如之男子既冠告于宗長登名于

譜系既取書其妻之姓字於名行之下不以禮婚者不書為僧道者不書

子生書其母之嫡庶所從出為人後者於所後之下書某人第幾子冥令不書異姓入姦宗枝者不書男子正斃成服之日書其卒之年月日時夭殤不書如魯汪錡則書死於非命不書若復父師之讎及死王事則書盜竊不書賭博不書不孝不弟不書外內亂鳥獸行不書官吏而犯賊罪不書

男女生長各為名第以示別母或相渚

宗族有遷於外者男女生及婚字於正旦畢會之日

或慶吊之時以告詳問而書之

世系為立宗傳似而設以世次昭穆不以尊卑先後
凡五世為一圖自五世至九世又為一圖而九族
之親備矣

世系書其世次行第與名各以圖系之女子子不得
槩入而男子亦須事定論明乃始書之先世諱不
可考者書其行第毋或妄加以幾於誣

凡有官者書某年進士或其他出身資格書官爵謚
號書履歷事功子孫為官而封贈者亦書之凡有
德行道藝者亦書之

婦人封贈則書節義孝行則書繼室非失節者則書
被出不書夫亡改適不書妾媵而有子則於子錄
內附書無則不書

世系第二

茲不載

世錄第三

茲不載

世傳第四

我張始祖寔自原一府君在宋淳熙間始徙槎湖是
為槎湖張氏一傳紳四府君再傳儒一府君生卒

芝園集卷之六
四
年月日不傳皆葬舍南張家墓

惠一府君蓋樵樸人也值元氏寬民之賦力於稼穡稍致饒貲有子曰本延仲延克家開基而後張氏始大

本延處士與仲氏析舍于西偏是為西張氏西張氏鄰梁氏時竝殷盛厥後梁氏衰而西張氏獨存

仲延處士即宏靜府君惠一公仲子年十五為郡諸生師事天台孟頴氏即業出諸生上會世已亂方國珍竊據台温明三郡諸以策干國珍者咸領職分城貴矣乃處士則獨不以策干國珍既而天兵

指明國珍納款諸事國珍貴者咸遁逃或以法誅死處士獨全其家人以為有神識云比

高皇定天下處士以才薦徵至公車遂托疾辭歸力穡務本家愈益高貲顧愈節畜數賑施鄉里貧者時兵後歲大饑括草木食乃盡出其穀粟活人人得活則盡出其借券焚之由是處士名聞郡中矣四方逃難之士日過處士又輒與館穀輒又名聞四方或曰處士蓋布衣而日與縉紳學士往來有四男子是為東張氏

伯諒處士本延公子有才幹善治家與東張氏埒

童時以背誦大誥三編至京觀

高皇帝 高皇帝則人人諦視之見處士方面大耳甚魁梧則前處士立御床下摩其頂曰好百姓好百姓相傳以為異事云處士性逸豪重然諾殉人急難善平里中曲直每出一語里中人無不帖帖俯首聽者為之語曰鄞縣一顆印不如張伯諒一箇信其為時所推敬豈非古俠士之風耶又聞馮灣道中夜見鬼物行旅過輒直呼其姓名弄侮之或捽擊以死處士至則獨不見鬼物亦無呼弄之者此其靈爽可以匹夫目之哉

宏靜公四子曰寧一府君曰寧三府君曰寧四府君曰寧五府君寧一府君俊爽魁傑通書史有才諳由衛史上督府掾廉潔不污自號冰壺生豪於縉紳間已遂謝不就仕上官諭其行能委署慈谿奉化二縣至今稱廉明焉仲氏有心計則日拓土田治堂構甲郡中矣而叔氏美姿容顧日食肉酣飲無何季氏則側出也補郡弟子員讀書從高師遊兄弟彬彬為高尚事出則潔衣裘飾鞍馬交豪貴人昏冠祭埋非古禮不御

門戶乃翹然大矣又肫肫孝友庭無間言諸弟有所畫設恒覘視督府公顏色以為進止督府公主幹事然卒無所私終其身不異產時舍南蓮花盛開有一幹兩葩或三四葩者縉紳學士咸歌詠以為瑞徵云長老曰於時有四老人於督府公有私怨乃囊牘至京擊登聞鼓訟張氏適高皇帝不豫

皇太孫監國懲創殺戮則召諸老人問曰爾所奏張氏前後濠河有如我城濠否擊銅鑼號令里中有如親軍禁鑼否架違式房屋有如我殿門高大否皆對曰無之

皇太孫曰夫南方多火患故掘濠厭火多虎狼故出入鳴鑼多生男女故多架房屋是足行誅乎及訊諸所奏皆無狀乃抵奏於地逐諸老人又里中有張道全者錐刀人也善把持長短里中人無不懾懾恐爭饋雞酒米貨者而督府公兄弟顧獨不饋雞酒米貨反更折辱之道全銜至骨乃捃摭僭踰事奏之時

高皇帝方剪剷豪民以立威得奏怒差錦衣千戶來勘且籍其家督府公兄弟恐則盡出金帛行

賂於毘陵緩其行毀撤其房屋踰飾者千戶至
勘與奏反言道全奏無狀會

高皇帝晏駕家遂免於禍人以為張氏數遭厚誣
而不害宜有後矣天順己卯家燬於火遂號火
燒張

貞二處士諱迪曉詩書喜任俠解巫祝機祥能役
使鬼神書符呪水則羣鬼皆至空中戛戛聞甲
馬之轂左右無不惴恐又善法律以智數自好
為鄉老人輒凌轢里中人下之已又凌轢縣有
司縣有司弗能平擯惡弗齒處士怒乃持丞陰

事欲訟之京行數舍馬驚橋折心悸且病然猶
逡巡行覲丞來追丞亦卒不追遂死逆旅中臨
終為絕命詞有曰雖然捉骨淮陽道也有清風
播蕙林蓋死而不悔如此

文三府君諱公曦慷慨人也與諸等輩遨遊則欣
欣喜語及生產作業即眉額蹙蹙不能舒好飲
酒任俠殉人之急金銀盈把一揮輒盡終不以
為意自文一府君蚤世於諸昆弟為長乃獨領
家衆推甘分苦即食指日盛未嘗不人人滿所
意欲又豪宕善鎮壓里閭每惡少喧闐聞府君

咳唾則無不戢戢疾走避身長七尺強力使氣
常以手杵米穀中令堅勁善拳觸門壁應手輒
碎每社中競渡他舟率集健夫爭捷乃府君則
獨弗集健夫顧引丈二大楫坐舟尾舟稍遲則
仰項伸腰大叫舉楫他舟無不辟易退却者行
遇犇牛即手持牛角投之於河已而醉與同輩
戲誤傷陳姓者乃盡出其金帛穀粟賂陳氏不
足諸昆弟子姓盡助之賂家由是稍稍落府君
亦終其身悔恨矣

文四處士諱公暉讀書尚禮行義著於一鄉自號
守鈍子嘗以事上郡長身玉立偉然丈夫也郡
太守汪公愛異之延之坐扣其脰臆則洒洒出
塵有凌雲駕風之度太守驚曰咄嗟海濱乃有
神仙中人乎處士避席辭謝而太守顧深自結
納托為翁壻歲時上壽燕享款洽得時時出入
郡中門者不禁然處士愈益恭未嘗有所干請
終亦不以氣勢凌駕里中人人由是益稱處士
長者矣

嘗聞先公語曰吾宗有文十二處士者大頭頰目
矯健善鬪生四男子皆長大有力數暴橫里中

里中有酒不敢不請處士飲飲則未嘗不醉相
関也少有睚眦則父子攘臂叫哮擊撲門窓瓦
甍皆盡過若風雨莫敢出一語較者春月治田
率先期召散苗人處士則獨弗召晨起持杖立
里門伺他家散苗者畢飲食出疾呼曰汝何往
乃驅之田中盡散苗乃已卒又不與飲食歲以
為常已乃家日零落至弗給薪芻米鹽卒窮餓
以死而四子者流落江湖中咸客死絕嗣可不
謂天道乎

文十四處士諱公暄性任質不識詐諛侵給事每
歲時伏臘客讓之左即從而左讓右亦從而右
即躡之席或肆狎侮卒亦不訾省也然為族長
顧獨持綱紀群子弟有譁于座者則呼之使前
長跪詰責須頓首請謝乃已族有與陸氏鬪者
且肆嫚語陸氏不能平誤挾公以歸時尚書公
出諭其姓名終不辨第自引過尚書公曰安得
此長者反更厚禮之而還

菊庭處士諱璿生偉軀幹腹便便垂也好蒔菊菊
且滿庭乃勅斷家事日與賓客飲飲既醉便插
菊滿頭婆娑舞歌已乃盤旋伸兩足偃卧竹床

上客未散已齁齁睡矣見勤苦力作者則嗤曰
百年幾何安用自苦耶竟終其身樂飲不衰
一齋處士諱純生三歲而孤母氏憐之不欲事學
處士顧更嗜學遂通書史能文章力行孝義彰
彰聞矣里族或肆凌侮曰虧我是福惡聲至曰
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終弗與較每
佃人輸稅輒書饒足字於簿佃人百餘無不書
饒足者至今存焉又時時按古方書和藥物以
療里中病者無何處士病遂卒年三十三耳有
仁德而不壽鄉里無少長咸悲傷之

孟三處士諱紹木直愿慤不解忤忌見人便握手
相勞苦都不計高貴賤貧有所左右人狎侮之
即嘻嘻咲或戲之曰汝真彌陀耶亦嬉嬉咲遂
呼為紹彌陀云彌陀公故饒貲不務穢畜賈販
至門米穀金錢惟所欲得即詭曰所須幾何輒
與幾何都不復規筭短長僧道有所請丐無不
倒屣應也而世俗謂善人為彌陀於是紹彌陀
之名著黨中矣乃性又闊畧不事生凡播種禾
麥飼畜雞豚及一切官府役歛槩不貲省曰安
得齷齪老死者日惟釀醇酒皮果羞買鮮撝蔬

呼所厚善飲否則與其諸昆弟飲飲至醉則嬉
嬉而罷詰且復飲率以為常又與諸長老結為
月會往來以邀謂家人曰乃翁一日不飲即頭
目躁熱心忡忡病矣夫駒隙易過耳柰何有所
靳惜使我志意不舒耶家人竊笑之然處士御
諸子孫則甚飭即酣飲至夜分未嘗不肅肅侍
不冠櫛不敢見也與其弟質庵公友愛于于纖
悉相佐助至白首不衰吾聞之老人云

孟五處士諱綸與菊庭公同時爭置酒啗客菊庭
公不治生而處士顧日治生相譏嘲不已處士
有子恢業儒每夜誦必佐之酒其後子恢竟老
於儒

孟六處士諱紀家于南園號南園公南園公好詩
須臾可數紙又好字點畫圓澤墨濃如漆數自
誇譽冀得珍貴然人終弗貴也開家塾訓族子
弟至白首不輟語人曰非我誨迪安取科第種
種者時公為族長張氏與李氏訟郡太守須公
言為斷公頓首曰老夫誠無狀顧諸子弟且長
大非穉幼時可督勅也郡太守然之訟幾敗於
乎此可以知前輩矣

蒙自公諱綱治毛詩補邑庠生以貢得雲南蒙自縣丞縣故夷也他丞至即與酋長飲酒弄侮或并襍女酋式歌且舞貨亦駢至蒙自公至乃獨不能與酋長飲酒弄侮見女酋則縮縮却走避又日攝衣騎馬至學宮孳孳督課諸生諸生故不事學率相顧驚走夷人恠之貨卒不集至中盡而死

司訓公諱纓為人美鬚髯飭儀觀冠裳楚楚如也以貢為修武縣訓導已又起復為延平府訓導律已潔課士嚴撰述藝文足自表見郡太守以下咸折節禮之既聞母喪徒跣被髮望鄉而馳郡太守憐之令少湏賻貲且欲羨與廩餼公頓首固謝不可比歸則煢煢苦塊哭數幾死公私居莊肅於羣幼不少假色辭見長老則疾趨長揖至地整几席坐悛悛侍無怠容諸長老顧嚴憚之邂逅見輒疾走以避

贈大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政質庵公者時徹大父也諱緒先遭回祿之變家莽莽替矣乃辛苦拮据樹之堂構又力勤耕藝頗積貲高等雖占產不踰中人而能畜果羞漿醴時時高會賓

客里中豪長者罔弗親也又平心出入耻為饕
餮世俗用金率多淆銅錫乃公用金則獨弗淆
銅錫人呼為張白臉云嘗行道得遺金輒求其
人歸之見族子弟有讀書領解者踊躍歡喜曰
吾數夢龍騰於里門斯徵乎公有季父曰文九
處士忍人也與其子橫暴無籍數行毒不已終
不敢與較一日處士墮地折齒遽以誣公訟之
官公懼謀於錐刀人錐刀人延之飯令裸袒食
無何忽潛啗其背肉墳起血淋淋下公驚泣其
人曰第無泣汝謂季父啗汝背落齒者可以說
罪乃幸免於難公性顛塞於世物無所嗜戀顧
獨好奕時時囊棋繫肘間出倚里門奕伴至即
布棋石上爭道角勝至日暮剥啄不休又好釣
釣得巨魚竿不能引乃以小網籠魚引絕登岸
持抱以歸每遇時享先期輒出釣釣輒得巨魚
人以為孝感云公卒十八年而時徹始官又十
五年而始贈先君嘗泫然出涕曰傷哉貧也父
之死蓋不能具石椁至毀垣褫土以墳今子孫
享有祿食寧復念先世艱難哉公贈後乃始芟
刈草萊稍稍葺治營域云

孟廿四處士諱練文十四處士子也敦龐力穡一
如其父蓋田不滿三十而困有餘禾廩不乏粟
又好潔衣服旦夕灑掃雖斗室無纖埃詬攘及
門即縮縮閉戶避見人有善事則倉皇走告握
手相賀長厚之德稱於黨中乃令子孫有業儒
進取者矣語曰無論早晚根深枝遠斯不足徵
乎

孟廿五處士諱絢平居恂恂即大不當意未嘗輕
有叱咤每燕會則沉沉坐酒至則飲終不露齟
哆口有所譏評晨起洒掃庭內蒔花灌竹便拂
石趺坐時或欠伸而臥已乃垂釣於河已復罷
去相視耕稼事一切鬻買魚鹽規取竒贏蓋終
其身不務人告之亦不省也然見人不能逡巡
為恭亦或箕踞以應此非任質不飾其性則然
乎

吾少時見三十四處士者語不可了人呼為啞老
人無他筭畫惟狠猛善鬪啞老人有女弟婚楊
氏時諸楊方貴盛楊氏壻日怙勢矍矍人人呼
為楊大王而啞老人藉其餘波亦矍矍里中人
出本行息率收倍徒見米貨豬牛即牽挽以歸

稍弗愜即呼楊氏婿至則從豪奴十數踉踉跄跄執鐵索行曰鎖某人即鎖某人曰朴某人即朴某人曰拘懸某人即拘懸某人人人悚慄流汗望之如厲鬼也啞老人顧日恐喝里中每飲博片語相角即被髮持杖擊撲門戶皆碎田與同畔歲侵徙不休買田積穀富厚矣然長大無子百計求子終不得已乃坎坎坷坷蕩散家貲盡賣田宅掘土為炊席地以棲至行乞凍餓而死而楊氏壻尋死非命亦零俚無後矣

贈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東臯公

諱慤生而岐嶷八歲失父即甘苦于學嶄嶄殊矣稍長益肆誦讀拘錄疾力跡不出齋中諸長老憐苦之謂曰家幸饒貲亦種苗時圃畜雞豚飲酒已矣安用咕咕聒聒日諷陳編與學士輩比妍耶公笑不荅愈益勤誦讀即飲食且誦且食終不釋去學詩即能詩學文即工為文即諸名家莫能雄長者諸長老乃更勸之仕公泣曰吾二親菴菴嫠居保抱不肖以有今日即青紫可拾得忍為絕裾行耶休矣乃棲遲衡門日暮上堂問所疾苦滌衣裳羞言甘煦煦如也既而仲氏客死則終日涕

泣曰天柰何割喪吾弟乎蓋自是瞿瞿恤恤不復謀戶外事矣公行義篤至惇睦宗族潔虔享祀人無間言嘗與黨人分田從之界界即越終弗與較姻有佃田者閔其窮匱乃貸其租而并畀之田盜偷穀粟至空困庾他日賊且露公謝不問天時旱乾傭人括河魚以歸則怒曰涸轍枯鱗而忍啗之乎投之深淵而活之其亢潔仁厚不屑世俗齷齪類如此平生不佞鬼神越俗治喪率用陰陽家棺既蓋乃盡出其家衆次于外謂之避煞否者鬼物掊擊之乃公則獨弗用陰陽家終亦不見鬼物里中遂化矣公修髯偉貌冠裳整肅立必正方行必負繩以趨望之神明也嘗燕坐里門行旅過之莫不蹙蹙歛容避而族有悍狠人媚其不已若顧詬侮之公乃閉門坐齋中琅琅誦古詩書不休若無詬侮人者嘗署其壁曰不同乎今之人我之樂不及乎古之人我之憂此其為度可得而易嘗耶公歿凡七十年而藻文修行之士方欣欣向慕思欲一執鞭而不可得此豈有所表暴要結者哉公子舉進士者一人曰時孜仕終萍鄉令孫舉進士者一人曰邦奇任禮部尚書曾孫舉進士者一人曰

子瑄任禮部主事其他揚芳趾美固未可算也已
柏軒處士諱怡少安順事必偵親忘愜所意欲家遭
回祿蓋甫踰成童而料理飭敘雖習幹丈人不能
及家居嗚嗚尺度廉樛翼然不可犯即細小事外
內不稟命不敢行然接人則嘻嘻詡詡不復見邊
幅客至具觴豆投壺拊鼓竟日夕不倦暇則剝爪
齏燒芋栗持盃獨酌陶如也課子若孫延師取友
費曾不計人有急雖踈遠亦極力殉之公有弟曰
逸菴處士亦善飲酒好客然性亢直好面折人過
而柏軒公則深沉有智稍稍異矣

時徹有再從父曰曾五府君三歲并失父母吾祖子之
吾祖有子曰曾九府君曰曾十九府君曰我葵軒府
君幼同甘苦長乃均授產業人謂吾祖義愛矣而
曾五府君不治生顧日偵察官府鄉里事走相報
告大以為竒而吾伯仲父共好酣飲仲父以酒過
早亡而伯父則日持大觥就甕間飲飲不快則又
襍名鄉里人飲名為貫酒寔徒與之又好着博大
纁帛衣冒魚雨不張蓋魚未盈把而衣已淋漓濕
矣以故家殖日落鬻產業且盡然終不以為悔云
覃湖公司訓公季子也諱懋賢幼負異質方在襁褓

而司訓公已儀其非凡兒矣比失怙恃產則鮮也
實倚伯氏為活與吾父葵軒公處也坐不移榻行
必負繩既長事鉛槧即亢志青雲之上雖屢遭困
躓而振厲不懈年三十六乃舉于鄉教諭星子縣
星子故陋邑俗不知學乃懇懇款款日課肄偷
以幾于矩矱士稍稍有變者又十年而舉進士出
守開州已又守德慶以事上官不阿又不能規取
聲譽遂調益府左史為左史者二十年會王端靜
府中故無事又鮮期會奔走乃日與府貴人飲彈
絲吹竹擊鍾鼓歌舞為歡否則遨遊山谷間弄水

泉狎猿鶴陶陶適意矣公乃歎曰夫仕至三十年
家且長子孫髮種種矣猶逡巡却立日向人飲啄
耶遂拂衣歸公性仁厚祿俸之餘輒以周親族之
匱者或鬻之土宅率十倍與之直伯氏坦菴公木
直少諱則委曲事之冠履服御恒有以代敝者即
鄉里諸細小相見亦偃倭為恭輒問稼穡之艱難
與諸民間所疾苦握手慰勞人有狎侮漠不為動
或欺給之者則曰彼蝕其心而貲之甘忍與較乎
故仁厚恭遜無少長遠近無不稱服焉

一處士愨父搃區賦逋負以百數父且死三弟皆幼

零丁貧矣而官府督逋稅甚亟乃貸於豪富人比
滿期日豪富人更相徵逐日闕里門不休而處士
則日握筭較音羸相緩急輸償卒了積逋已乃稍
稍積貲令諸弟學賈出本逐什一遂致高貲美田
宅矣比與諸弟析卒不欲私細大必均諸弟初以
為賣已喻喻有後言又乃偵其無他惶恐請謝不
已處士長大有力又關通官府甚熟然終未嘗有
所訟訐凌噬宗族人宗族人或詬侮之終不惜憤
較有緩急則疾走以應遂得全其家云

蔡軒府君時徹先公也諱忭生而溫恭顛慤不習狎

鬪欺誑稍長讀書聞聖賢大義即負繩履矩肫肫
思蹈於義蓋一話一步罔有愆儀者其為善也如
饑之必食渴之必飲其不為不善也如逢蠱蠱之螫
而劍戟之交也嘗私語曰汝謂天道遠乎夫出王
游衍無時而不在者天也一念小差即陷大僂奚
必雷霆之震與禍裁之及哉平生與族黨處無少
長貴賤一接以禮即狡且暴也亦無忤言每廣坐
賓會謹譁蜂起而公獨斂容正色恬不為動譁者
乃止凡人有鬪爭不平來愬即弗直弗忍謂折俟
其詞盡徐隨其意旨婉言譬之咸唯唯而解聚族

子弟而教肄之因才飭迪使各知義方凡三十餘年不厭臨取予必損己以裕人即魚鹽細小稍弗當其直則終日不憚傭販之徒久乃亦信嘗行市得遺金徧求其人還之僮以金易絹繆溢其一命止舟以待其人薄暮果來歡喜頓首而去家為鄉里長所領十戶遇征稅亟輒代輸于官而徐使償之曰彼俯仰且不給忍督迫之乎故十戶者倚庇如父母比其解役也則匍匐涕泣曰兒女輩無福矣減獲有過不加譴責即惰事也身以勤率之減獲晏起則往來沓沓行戶外曰是家主寢聲也倉皇乃起蓋不歆傷人意類如此其尤大者仁孝天至父母有疾若痼瘵在身中夜或聞咳唾雖盛寒必攝衣往省之比卒家貧躬負築以塋傷伯仲之蕩而弗立也官府後歛及時月賓祭咸獨力支之至分餉以為養諸從子以窘棘出徙則涕泣終日不食曰乃使若輩異居乎祖墓弗飭獨時時展省力為緝治培益宰木屏牛羊薪採之患會宗族日衆蒸嘗弗給輒增置祀田以永孝思公分業素簿又以不能較贏縮逐什一也故家殖日落敝衣蔬食庫居鮮田人所不堪而居之裕如於世物絕無

所好然顧獨好書即力弗能購則手自校錄藏之日乃與不肖輩嚴課誦蓋自懷抱能言而輒教以說詩學禮督責靡少假比時徹得成進士服官四方猶諄諄遺書以好修力學無犯官常無侈共御為訓至累受封錫而益持澹薄服食菲敝猶如一日足跡不干有司朝夕以清白力善為藥石聞貪墨淫夸者即顰眉焉吾宗有洞雲公者常甫宗伯父也秉禮植德以行義著聞與先公莫逆昕暮相對數數道往古陳鑒戒人稱為二封君云太史東郭氏曰予嘗豫史局官三品以上始立傳而岩穴

篤行長者無由自徹于殿陛間每欲周游天下徧訪其人以聞之而未能也若葵軒亦足以式俗矣世號為士者上下義軒數千載臧否污隆纒纒然如指掌而所行顧大紕繆嗜利而忘親是夷棘也怙勢以搏筮是豺狼也奪人之有以自肥是劫盜也聞葵軒翁之風得無泚頰汗背乎聞子源鄞人也曰翁真鄉長者生平不識給愚苦怯事使鄉里咸若是鄉無罷民矣方子一蘭寮于精膳且同年也曰吾熟聞翁語愛趨義者如啖蜜而嗜利無耻者若腥穢焉至欲唾之使父兄咸若是官無賄政矣

洞雲公諱時敏親承家學通易詩二經及子史百家
言弱冠補邑庠諸生三試省中不第遂棄去諸生
籍已不復試天性聰明而沉厚善晦不妄言笑不
輕附和每群衆嘲噓紛起而公獨恬如也私居廣
坐恭舒如一事無大小凜乎若畏冲乎若無所執
至臨義利之界則屹不可推挽其與人不立畛域
而賢否優劣眎列毫分即卑幼亦待以鈞禮顧於
貴勢不少降其志居常徵載籍采寰宇述天人孚
格及國家治亂興替事歷歷如指掌嘗謂缺陷世
界罕所得全朴陋粗糲蓋自素所便習至封錫高
貴矣乃猶飯脫粟衣黑褐衣曳革履往來行街陌
間若無高貴封者嘗曰丈夫處士忽忽若飄風爾
非吐竒厝畫流鴻名於青雲之上亦當砥節礪操
表著鄉閭模於來禩曷為沕沕晦晦自同腐草乎
夫金鑑惟新德鑑惟古可不懋哉乃日表經傳格
言揭諸垣楹以自迪嘗題所居之柱曰天下為善
最樂人生無欲是高又曰遇飽即休身外黃金無
用物得閑且過世間白髮不饒人斯豈非岩穴篤
行之士脫污濁而遊高明者耶性至豈弟視臧獲
豎稚常若有傷即草卉蠱齧一無所害行遇之則

足縮縮避嘗赤日蜷出觸熱石困不能堪亟移之
陰而沃之斷棘毀甃當路恐傷行者遽徙擲焉乃
人有善亟稱之聞有揚人之過者即愀然不樂有
所貿易察人顏色須厭足乃已即給于人弗較人
或失利則旬月不能忘人由是籍籍頌公長者矣
而公顧益自匿靡麗華盛一切無所好惟竹樹之
秀茂若佳山水顧獨嗜好成癖每雨霽風和良苗
懷新油油或或散步塋壠之間逍遙忘歸以為至
樂華星麗天涼月隨庭則岸幘循竹石間婉味微
吟時或歛膝默坐踰夜分不能就寢雅不善酒遇

親知酒竟日夕不厭晚復與里中高人長者為月
會談咲咏歌握手以遨極懽洽而罷生平不廢誦
讀凡陰陽星歷子平地理風鑑之術靡不通曉卒
未嘗以情殉為詩渾厚和平發諸性情而暢於景
物有常柳之風焉所著有洞雲稿若干卷藏于家
公以子邦奇貴累封南京吏部右侍郎加贈太子賓
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卒之日 御賜祭葬

野雲公諱時政東臯公仲子父命為汝常處士後初
治舉子業以日者筭當天死遂棄去學奕輒善奕
已又學詩操筆立就日咿哦不休已又學書遂工

灑隸義獻行草書法爲人聰慧秀雅而機警善億
與人言肺腑畢露無纖芥留匿至論人情物態時
時出人意表或少褻諧詼婉而有味使人聽終日
不厭瀟洒出羣悠然有煙霞之興每雨霽日出輒
夷猶槎湖之上觀鳥飛魚泳之樂見一草一木秀
穎可愛即移置庭中或植諸盆內時時灌溉相對
吟咏以為得意不屑屑焉事家人生產作業顧日
烹葵醜酒與儕輩飲飲至醉即吟吟已復奕都不
問門外何事然自奉節約不苟靡費衣不厭澣補
食不厭粗糲凡嫁女取婦不勉强以徇時習終其
身充潔不阿雖在至親未嘗一有所干請世俗出
後者析產恒得其半乃獨取四之一而必與諸兄
弟均養母氏人以為難云見宗族中讀書應舉為
禮讓事者即懽喜不自勝若莫能助之其有饕餮
險詐奪攘亂常者亦憤怒不自勝若莫能毆之動
必稱古人談義命耻規規墨丈尋常之間以為肥
饒故與人不甚相洽然人亦不能不敬也野雲公
沒而介直之風猶彰彰可想見語云美疢不如惡
石使公至今存吾宗不啻歛必矣

且且公諱時啓性尚朴畧於凡服食器用惟所有之

安不一營其意嘗曰吾且且僅自給足矣因號曰
且且外史自少力業詩書數應有司不第遂往來
吳越間與騷人墨士遊每歲晏歸鉛槧滿囊輒誇
於衆曰某善詩某善字嘖嘖稱奇至問所得金錢
則默無以應人竊笑之已而客有說之者曰剡寒
則穴鳥倦則還夫白首易盡耳柰何汎江涉湖終
日劬勩者哉公乃大寤遂閉門斷轄含糒弄孫嘻
嘻然樂也齋外禰植草卉時可賞玩橘纍纍垂可
食興至即呼酒飲飲不盡一壺已醺醺醉矣已乃
循行隴畝間遇田夫釣叟便席草坐殷勤道岩穴
事時東軒公者齒相若也晨起相呼逍遙門墻竹
樹之間陳說往古評隲人物口刺刺不休至饑餓
乃散散已復集都不問薪蒸米鹽事行旅望之曰
安得龐眉皓首洒洒出塵如二老人者非仙乎公
素謹禮坊然慈惠和易與人無他腸戲之即呵呵
笑勸之酒亦津津飲即醉未嘗迷亂井井矣翁父
柏軒公嚴人也少不當意即勃怒不休翁事之順
恒得其歡心乃翁子孫亦不敢不以事柏軒公者
事翁矣語曰試看簷溜水落下不蹉移豈非顯應
耶

岫雲公諱時孜東臯公第三子也生有異質甫童時
試之對偶輒應聲就數又竒中又能援筆為詩詞
長老大異之比長沉潛經史博通外家言為文鋒
勁美麗迥特不凡友人竊相語曰生踽踽吶吶惟
直柔耳而文則不類何居東臯公有遺稿嘗逸其
半公潛思手錄竟不遺一字其妙悟如此比舉進
士除令東莞以憂歸既又改令萍鄉萍鄉故凋邑
吏弊蝟叢紛不可理又屬當孔道冠蓋襍還縣令
日策馬往來送迎又時時羅列盤盂饋餉客比歸
則張燈燭鼓鼗鼗漏下矣公至乃不策馬往來送

迎客又不羅列饋餉顧日坐堂上較簿握筭搜剔
殘蠹瞿瞿矻矻窮宵旦不休或諷之自為計者則
應曰夫吾身易逸耳萬民寄命焉甘苦戚休誰當
恤者且財於民甚急也凡所為厚遺達官將以徼
榮耳榮不榮於吾身甚薄也吾縱不能子視吾民
獨柰何以其所甚急易吾所甚薄者耶卒不送迎
饋餉客愈益勞不休方乃裁冗費鋤豪惡毀淫祠
興學校平反冤獄布德施惠與民更始會天旱行
禱雨雨隨車而至時廨舍有蓮一幹雙葩人以為
異感云然稟故羸也不治美飲食又日勞不休監

司檄至必躬為條對民爭訟則諄諄省辨唇吻焦
火蒸蒸起久之困不能勝則曰吾有三不足饑不
遑食倦不遑寐垢不遑櫛浴孰與田農哉竟坐是
病比入覲已不能支矣乃猶與童僕共粗糲至不
能具安車病甚竟死傷哉公歿後萍人戶德之飲
食必尸祝曰生我者張公也已乃祠之學宮史氏
記之曰律身勤慎門無私謁治官如家旦起視事
至夜分不輟食寢為廢坐劬劇致疾於乎此可以
知公矣公穎悟絕倫觀玄測微自有意會嘗曰宇
宙內賦形如許總總其為我者蓋適然耳使其不
屬我則焉得有我於乎斯言也可與淺見寡知者
耶所著有岫雲稿若干卷藏於家

東軒公諱時敬幼失父會兄弟析叔氏則業儒也不
能治生事乃代治生事佐之業儒喪塋賓祭并一
切應門之事悉獨力支之比叔氏舉進士今萍鄉
無何卒則力拓土田治堂構以遺諸從終不為自
計性善記憶即未百年已能述長老語道數百年
事又崇尚文物飭頓家風宗族中有不冠幘禮服
會會復錯亂不整者面折辱之諸宗族帖帖畏聽
矣不出四方而周矚世故即坐戶內策計踈外事

無不歷歷中然性闊畧不屑屑較筭錙銖又不喜
帶積金錢以為厚饒故終無羸畜世俗治田率選
強壯有力者乃公治田則襍取老弱黃面人乃又
不以時勅督比田弗治終不為意顧語人曰欲識
儂田畔草長禾稻短聞者掩口咲春月播種種弗
給則襍取美稗并播之及秋則芄芄茸茸田盡美
稗也家人尤之則曰是勝五穀乃春杵為餅食家
人家人不食則強自食至盡一盂膾噎矣家人卒
亦不食已而勅斷家事日遨以嬉入則倒餅盎引
滿獨酌酌醺醺醉即拍手歌謠比偃臥床上鼻齁
齁出息猶歌謠不休出則從諸老人坐石甃上綠
樹交陰清風徐來開襟岸幘論說新舊短長事纏
纏不厭日以為常而且翁先生則朝暮與俱者也
一日晨起呼且翁徧諸家走索之茶又徧行垣戶
外已復坐石上語語須臾舌漸短語漸寒氣蒸蒸
出遂兀坐以死可不謂奇哉

掾史君時發少辨慧日記千百言摹諸技藝無不應
手就嘗教授親表中諸子弟以其素狎也玩耽之
乃亢引繩墨厲矜莊飭科條日斤斤不少懈諸子
弟乃人人恐戰懼莫敢仰視然猶程督不休或規

其過苦者曰嗟乎使我為天子吏亦當如是矣然好滑稽給弄諸儕輩人若轉圜俗呼為智囊初學儒不成乃學為吏吏成矣會上京師以疾卒

內傳第五

姑王氏文一府君配年二十一而寡婦王氏孟一府君配年三十二而寡時東臯公方七齡耳姑婦嫠居抱持遺孩朝夕相吊嗷嗷如也日惟修齋供佛賑恤窶貧飲食必祝曰天天其尚延張氏乎於時謂二氏拮据茹孤邁古貞烈矣老人曰姑王氏慈惠敦睦與諸叔從析猶時時為緝治衣裳有事即

出貲相助蓋丈夫所難云

劉氏孟十九處士配年三十二而寡無子以伯氏子憶為後嚴重莊肅足不踰閭與娣姒無忤言終老戶外人不聞其聲見卑幼輩則肅然起即在倉卒未嘗有怠容雖喜怒不形而子婦事之甚虔

薛氏曾二處士配年二十四而寡無子以伯氏子為後孀居苦節凡三十餘年以貞潔終

楊氏曾十四處士配年二十四而寡無子以伯氏子為後貞潔一操自誓鬼神早夜紡績以資生事即祁寒暑雨不廢組紉浣濯衣裳楚楚終其身不近

塵垢儉節食費稍致充饒人以為難

包氏我仲父曾十九處士配年三十八而寡有子三人女一人零零丁丁四壁蕭如也乃日夜紡績以衣諸子又鬻其餘以易穀麥得穀麥又自舂杵為飯勞苦且病數幾死猶僕僕不休然終不以為憾得全其節云既而子長大有婦稍得安食壽且逾八十矣

楊氏元六處士配年十九而嫁嫁七日而寡乃遂以死自誓不易其志諸伯氏欲圖其產以訛言相誣終不為動白首一節人無間言

林氏來一處士配其夫以視其弟檢討上京師道病卒林年二十六而寡哀毀異常即久遠遇忌日猶慟哭幾死人憐其無子有勸之自逸者曰舅姑在堂叔氏遠宦米鹽細事將誰委乎乃日執烹飪治酒漿夙興夜寐孝養二親不衰年近六十而終貞白如一日 天子詔旌其門

特志第六

特志志

恩命也封者贈者死而祭者塋者或勅或誥或諭皆謹書之蓋以寶

君命之重昭潛德之光合敬同愛而勸忠孝云耳書
以年月為次不以長幼尊卑

茲不載

族約第七

一凡冠昏喪祭皆如家禮之儀仍隨家之貧富斟酌
行之喪不得用浮屠祭不得用巫祝

一凡冠以告成人婚以謹繼世故宗族畢會燕享所
不廢矣然必各具禮服以受冠者婚者之拜否則
不得與會父母之喪不與會自餘男行聘女受聘
及嫁女出門皆不宜舉燕蓋宗族日繁冗費宜節
况貧富不均豈可以一律齊耶

一男子二十以上皆可婚女子十六以上皆可嫁凡
議親須門戶相當及倫序不紊不許苟合以壞家
風男子不可出贅女子不可入贅有傷禮俗其婚
嫁止稱家有無母得勉強以為美觀

一治喪須依家禮富厚者毋得過制貧乏者則減省
行之不許停殯在家及用火葬違者族長罰之

一父母之喪戚莫大焉飲燕非禮也故初死而成服
則會食將葬而吊則會食既葬而相慰則會食非
此不會一家有喪親者助之親者不足稍親者助

之稍親不足衆房助之但助之治事禮賓不食其食凡喪不必分孝布各服其服

一凡祭祀宗子主之宗子仕於外或有他故則族長主之

一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餘各以其忌日祭祭止考妣子孫不得參禩其無後者以其班附

一凡祭俱先期齋戒請主陳設至日夙興而集黎明行事務致慤以交神明毋得遲晏其祭一如家禮之儀子孫有當祭不與若與祭而不具禮服者族長罰之母令會食

一清明祭掃祖塋凡塋于其地者皆得附祭亦止盡
之行一代不附塋者不祭

一祭畢會食止用祭品毋得增加酒不過十行族長坐於上餘各以次敘坐宗子與有官者異席毋失次毋喧嘩毋歌唱毋淫褻戲語不遵者族長罰之族長不能正有官者與讀書者共糾之勿令與席有官者不在另致之胙

一凡族中有婚家各助銀三分有喪家各助銀五分俱送族長登簿而致之其有本家貧窶之甚者或富室欲加厚者則各以其意行之

一凡會坐尊長有問卑幼肅對卑幼有所咨稟尊長
裁決毋勑說母嫚語遇于道尊長少立卑幼進揖
仍肅立路旁以俟其過若尊長不冠或裸裎袒裼
卑幼不揖止肅立俟過如不遵尊長責之有不服
則以告于宗子及族長而罰之

一尊卑有倫不可侵犯有事當從容辯論不許忿爭
如恃尊壓卑有所侵奪告于宗子及族長而分理
之如因爭業卑犯其尊先責犯上之罪而後辯其
曲直

一男女能言頗曉人事便宜以禮教誨男子止務耕
讀毋得習學歌唱及觀非禮之典女子止習女工
毋得入學讀書作詩寫字

一男女有別所以遠於禽獸凡十歲以上不許同席
飲食丈母不許與女婿同席出嫁女不許與兄弟
同席諸婦不許與親賓相見即父母在非有大故
不許歸寧父母亡不許復至兄弟之家亦不許至
寺觀焚香及於時節出遊違者罰其男子

一男子賢愚不齊士農工商各安其業要之無忝祖
先已矣若有孝子順孫義夫良吏及一切善行合
族尊敬之貧乏則周恤之若習學非回賭博者盜

竊者酗酒爭鬪者外內亂鳥獸行者暴橫鄉里者
駮財物者不孝不弟不慈不睦者為官吏而貪
黷以罹刑憲者合族擯之終身不齒

一女子之行不出閨中惟以孝弟貞潔為上若有夫
亡守節與例相合者宗族共出力旌之即不能旌
貧乏共助之歲時祭祀另致之胙死則以禮葬之
如有夫亡改適或夫在而不謹婦行者眾共棄之
不與會食不入宗譜

一宗族無後務擇昭穆相應者與之繼嗣否則聽其
立愛如律文所云不許異姓入繼及冥令他子以
亂宗法違者眾共絕之

一祖先墳塋竹木須以時培植菴宇須以時葺治如
有侵損族長與眾共罰之

一良賤等威律法甚謹族中奴僕若見子弟輩坐而
不起者及有忤言者告其養主而治之養主不治
告於族長而共治之不許收養

一宗族貧乏相助其有火盜患災相保相恤如違約
者與鬪爭訐訟者宗族共絕之

芝園集卷之十
七下



